三朝遼事實錄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十三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編　男會茲稺薌甫較閱

癸亥六月南科徐憲卿疏自關上抵寧遠前屯二城其間一堡止可備烽火未可備攻打也而覺華一島去城四十餘里水陸懸絕于虛勢最効于實援恐未即得力也又謂廣寧城不可守而山海可守然廣寧兵潰不西走虜則東走夷其逃猶難若關內一潰東西南北絕無阻限其迸更易若于關外東去二三十里內再築一重城南可引海爲阻北可倚長城爲靠過此則南北無倚而繕築無從施矣城之自南亘北長

止二三十里計費不甚多而內可壯軍士之胆外又添一鎖鑰之固且仍以守寧遠者守關門也覺華者援寧遠庶萬全矣

爲　國守邊不可好奇爭勝不可鶩遠貪功舍關門之近。立廢初築之功。鶩凌屯之遠。以興難竟之役。只起于好奇貪功一念僥萬不可必之天倖耳閻鳴泰回籍聽勘會推韓策等四人　上命再加詳酌疏再上以張鳳翼爲右僉都巡撫遼東

巡關潘雲翼爲兵虛冒餉太多事奉

聖旨該部移文嚴行查核議兵科參看得年來東事

孔棘凡借名招募騙官騙餉實多奸黨更倚墻壁雖緝拿之檄日下而抗驕之熖轉熾法紀至此　國家幾無三尺矣心切恨之乃何物募練營兵守備有如杜應魁者虛負匹夫一劍之勇無拔石超距之能招兵填上名雖八千一查於山海道而虛冒者二千有奇。再點於關院而隱替者又五百有奇。月計歲計糜餉幾數萬金。以爲有之軍猶飽一已之谿壑心無屬饜恬不畏法貪弁中有如此胆大包天者乎況縱放軍人上。盜。行。奸。殺。人。放。火。若此無等豈稱有勇有謀復再置之關外設防豈能冲鋒禦敵爲封疆出死力

哉必須稽查兵數究核侵欺明白筭結而后使過可
也至於柯仲炯以伊唔公子談兵説劍招結黨棍如
吳文耀等領兵五千强半逃亡陳政以賈祥幕客呼
朋引類虚冒逃兵周弘祖等矯 命雄行潜匿 京
邸應究核者究核應提挈者提挈則又所當迅行嚴
追無事停留以長奸宄可也至於糜餉行刼法自難
貸又非職言所敢越俎矣

杜應魁以廢將舉薦招兵每兵月餉三金因其餉
厚團營兵及邊兵皆更名應募行伍皆虚市棍無
賴投充者賭盜日聞潜行刼掠更值汪司農之兵

縱焚都市而柯仲炯所招集者俱游徒混集侵冒無用悉驅之關永科臣郭允厚傳宗龍所招者乞總督王公象乾領去散之薊鎮薛祥招致三千至吳江而兵譟逮祥擊獄大學士沈公漼之兵僧道夾襍獨臺臣鄒復宣募金華義烏兵三千在關頗得其用山海兵威嚴重群不逞至此不敢復肆舍此無藏垢納汙之地矣侍御游士任一片熱衷因招兵論遣而科道明時舉李逵召兵卒致川中之變是招兵不能弭亂反至于招亂也經臣在關既虞強虜之逼又慮橫兵之叛非公平廉謹恩威並

濟何能使衆心之讋服哉

禮科郭興言疏近來人情玩愒法紀凌夷作奸犯慝比比而是如管大藩之逗遛海上而寬梟示之誅陳天叙之夾帶硝黃而緩逮問之條去年之募兵折毀楊都司房屋大駭聽聞汪應蛟每兵給黃錢四百文而去是賞亂也今年之營軍聚衆鼓譟大肆凌轢子總督吳汝胤之門而不一問是兒戲也長此安窮害何底止職有激子中久矣敢因論關撫一事而併及之

當時募兵苦于乏餉汪司徒用厚餉私自樹兵卒

以釀變兵可輕弄耶○聽勘巡撫閻鳴泰辨疏云內如遼人出關一節人爭逐之職力禁之揭示通衢萬目共覩至今州縣及營路壁間尚有粘者乃反以爲職逐之也不亦異哉是豈言者忍于相左恤緯热腸陰中于冷口遂誤以爲眞而不及察耳逐遼人出關耕田不得抽選爲兵彼時以爲得計而不知其中禍之深也遼人用而兩河故土無恢復之期矣入衛則匿身于薊城援凌則兆亂於東省誰肯其說主其議必有任厥辜而莫可逭者此際已囑其倪閻撫不得不辨

大學士孫承宗勘三御史情罪看得論遼患者曰有封疆之寄可以死無封疆之寄可以不死臣謬謂廵方御史當封疆未壞尚有封疆可廵法可以不死當封疆可廵義可以不死然法可不死而義未嘗愼其死義可以死而法未嘗繩其必死三御史苦心悉力適遭事窮其風力不得不減而情事尚有可原獨戰有功御史爲榮戰無功御史安得不辱然遼事至一桂危矣至王庭又危矣至震孺危而又危矣三御史之于邊事且有逮白可案今所責于楊陳者尚輕獨方震孺臣不必責其不調經撫。而當責其不糾經撫。

不當責其不效於既失之封疆而當責其始雖獨往終與同奔竟不能以一語圖存未失之封疆即震孺自言曰封疆至此皆臣不能血糾經撫之故其駐八里鋪不入曰我遼東巡按今遼東何在我效此效甘心則震孺未嘗不欲效也故統三御史較之自楊而下為時愈苦自方而上為罪漸輕獨是楊陳兩御史事臣尚里居方御史又中朝共見而必以臣愚昧妄為詳隲殊未敢執為定論耳

御史吳尚默題稱關撫之更置無常邊計之籌算易擾戰守之策歷來經撫各持之而互爭之快雄心于

一遲則用戰迫一敗於李維翰再敗於楊鎬又再敗於袁應泰王化貞乃悔戰而言守然而守未易言也一切布置尚當再三布置再三酌量樞輔明以守之一着申飭新撫堅心耐意歲月圖之無如曩者以操戈入同室以築室成傳舍日壞邊事而不可收也嘗思宋之夏元昊係邊事者攻守不一策獨范仲淹始終意在招納。堅執按兵不動。以覩其釁。卽老識如韓琦。亦曰此二十萬兵只守界濠。用兵當置勝負于度外。迨至敗衂相尋。潰喪塗地而琦亦屈於淹之策卒用招納收功。獲其誓表。願奉正朔。以樞輔之威望果

能勤習陣充軍實嚴政令明賞罰齊耳目一心志威畏德懷如韓琦之後其心破其胆寒而奴不納款聽命吾不信也

七月督餉侍郎畢自嚴奏原任推官孟養志前任經臣袁應泰題起用援遼前餉臣李長庚經臣王在晉咨會相同續因　廟議欲發勑宣諭朝鮮本官遂兼賫　勑之役今於六月之杪倏然歸來賫有朝鮮回照乃彼國簒立之詳則亦可得而言者李暉原以前王李昖次子得立素稱仁柔李倧其親侄也走馬試劍謀勇着聞眉竪耳垂姿表偉異常在李暉左右用

事掌冒札之役入春因見李暉有疾遂起逆謀先令心腹陪臣建議將平山節度使李貴發練兵馬五百調赴王京防禦又密約繼毋王大妃於三月初九日在於宮中舉火爲號李倧率李貴等指以救火爲名領兵入宮綁縛李暉投烈焰中以焚并其世子宮眷及左右親信之人俱行殺僇議政府有自盡者本月十三日遂請王大妃仗義執言數李暉之不忠不孝而暴其罪是日李倧遂卽王位又差官立誅平壤守臣朴燁并鴨綠江邉鄭遵數其元年冬月暗通奴酋引賊過江戕遼人而謀毛帥是所藉口以報　中國

者也李貴今爲李倧親臣日侍其側而又宿將張曉爲總兵以守鴨綠用內戚韓浚謙爲本國都總兵以鎮王京又令通官傳語於孟推官曰向來舊王不併力遏奴爲恭令我正不以縟儀爲恭而專以助勦爲恭查李暉之事 天朝殫心竭力彼國老臣有被倭難者皆所槩從而少年新進之徒或多不欲兼以供億頗煩國人苦之今春偃臥日久有以爲真病者有謂知禍之將及已而深居以避者乃不虞其竟以不免也此臣與集差官任國輔等反復查問而得其大槩若此非盡出於孟推官之口其他則謂鮮人語言

不通詢訪難悉亦實情也近聞李倧 請封之使業渡海而來抵登而北行且匍匐闕下矣臣竊以爲李倧之事其不必議討者有三而其不可遽 封者亦有三李倧纂主自立雖犯無將之戒然爲李昖之孫李琿之侄枝派頗正且其假義國中臣民卒多歸向今若輕言廢置必當先議興師航海萬里勝負難必窮兵遠騖非力所及是不必議討者一也通奴之顯迹未著尊 王之常禮未失且其即位教令須布國中咸以恭順 天朝爲念以協力助兵爲辭豈其以此翹前王之罪過而躬自蹈之萬一更不得其人違

順卽逆厥討良左是不必議討者二也李倧篡立之
后每有公移與毛帥往來固非大有協濟亦覺別無
齟齬近聞毛帥自用銀往安州糴粮五千亦未遏糴
總之毛帥之居皮島四面皆水與駐宣川時依倚朝
鮮大是不同可無他虞是不必議討者三也惟是
君父大倫炳若日星亂臣賊子宜膏斧鉞李倧以臣
弑君以侄弑叔旣違 天誅遂叨 封典煌煌綸音
驟加匪人彼箕子禮義之邦將無爲有識者所笑是
不可遽封者一也李琿之事 天朝也甚謹旣助兵
於四路進勦之時又助餉於毛帥駐帥之日其有功

於　天朝也甚鉅彼國教令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
詞也若　中國不爲一言耶雪而輙封弑逆之人幽
冥之中未免負此忠順外藩之臣於地下是不可遽
封者二也李倧素稱狡猾語言應對之間不失恭
順　天朝之意而其處心積慮尚屬叵測據其咨文
雖稱權署國事而居王之宮服王之服行王之政全
無辭尊居卑拱聽　冊封光景誠恐別有肺腑遽難
方物大虜覬覦向背倏忽是不可遽　封者三也以
臣愚見固不必窮治其篡立之罪使其挺而走險亦
不可遽與以其封爵之榮使其狃而成玩俟其請

封使至止收其　表箋一切方物姑寄别所卽令來
使言旋順賫　明旨詰問要見李暉是否當誅李倧
是否當立倧其輸服　請罪往返再三而後許之不
則俟其進兵勦奴功績昭著而後　封之庶幾操縱
在我剛柔互濟不以恩掩義不以權廢經　天朝之
綱紀大伸而屬國之邪萌自戢矣說者又欲遣官前
往查勘區處未爲不可但官卑則不足以示重於外
夷官尊又恐負固不服反有褻於　國體似未爲得
策也至後　中國之使其以公務入朝鮮者寧希勿
多寧簡勿煩仍令謝絕一切交際毋得黷貨致輕

中華此尤吃緊要着亟宜申飭者也
八月大學士孫承宗疏稱關城之缺餉者四閱月矣
臣扶病而請命者半月而三上疏矣臣頃見舊撫閻
鳴泰之去相次㕘劾者不浹旬而十五六上臣未嘗
出一語曰不和而至於體貼臣意爲臣驅不和者數
數爲言察　中朝之以臣爲妄爲担承往冐他功而
沽名自喜或辜臣之自罹其禍矣臣去年曾向諸臣
言曰與其以天下之大付之不可知之人孰若以天
下之大付之所可知之我臣於是將不敢自顧其身
而安敢顧人然而人猶曰臣以北人用北人也適萬

僉事乃向臣言曰業有後命謂某人諳舊撫去而以某人來是又以西人用西人也果若此言則去一人必有一去之同類伺所代之人時反脣爲稽時鼓舌相向葢臣見舊經有防舊撫有防果如僉事之言則新撫又不當防舊撫乎臣身已無餘才而衙門既分則中外之心各有所屬 皇上試問從來相譽相毀曾有不分羣類而各爲其地者乎乞准臣之疏得賜歸里更望羣臣諒臣危苦深心無謂中外之人心爲未合也

是時冒功沽名妄爲担承入言藉甚身無餘才自

諒亦審以天下之大付之所可知之我今而後見其可知矣

登萊巡撫袁可立報三年二月內復州僞總兵劉興祚即愛塔欲反正內應使金應魁賫送密禀求登撫免死加衔牌票登撫以因間用間計給與之命總兵沈有容於三月十三日率兵出海相機接應去訖四月內賊登見兵北來毛帥之兵又趂相接應疑其攻襲將金州沿海兵民挈驅復州及劉愛塔又差張應科逼約獻城求船接應大抵言七月來歸也五月登兵與島帥布置相應六月續有復州劉愛塔穆允文

并金州生孫應武王國佐等各差人同原差哨探回鄉高飛等仍通款訂期已會議於六月二十五夜先取復州仍令高飛約定愛塔不意有復州備禦王丙貪暴愛塔具揭愬怒將王丙縛去丙供口首愛塔內應情事憨發夷兵三萬圍復州縛愛塔等去其復州居民勦殺不盡者趕往北去并將永寧蓋二城男婦盡驅北行南衛四百里膏腴之地奴一旦棄之聞奴已將劉興仁王丙斬訖心腹潰而羽翼剪諸偽將當人人自危矣此可乘之隙也

遼撫張鳳翼疏臣受事後出關由前屯以抵寧遠又

循嶺而北遵海而南地無所不守則兵無所不分奴全隊衝鋒而我以偏師拒敵即極精極銳猶虞多寡之數難當乃器械不充强半是執挺持竿之衆盔甲不備大都皆赤身露頂之人且馬匹以水草之非宜而莫由問富糧餉以內地之告竭而屢見脫巾最可慮者城被燒殘在在皆頹垣敗壁人當挫衂時時驚鶴唳風聲雖輔臣極力綢繆苦心率勵然八城參錯非一年可竟之工六載瘡痍非一時可甦之病倘夭不悔禍奴復窺關四顧旁皇誰為衛霍所為鰓鰓慮凛凛憂也故今議勦不能言戰不得計惟有拿定一

守字庶幾安將胆而固軍心耳

初余意王守樞輔必欲戰而頓易經臣也今孫公到關且匝歲矣而僅僅言守耶一年間所幹何事欲踐其言難矣哉

九月麻羊島守備張盤收復金州六月中奴以劉愛塔之故將金復等處遼民盡行殺戮逃難人民甚多守備程鴻鳴等帶領舡隻俱往青山嘴接渡盤招撫遺民男婦老幼共計四千名口並無尺布遮身挑選壯丁列有三十五隊因哨探金州城內有達賊五六百餘守城亦有鳥鎗火砲等器再探的確於七月初

二日統領該部島兵并帶壯兵三十餘隊以及老幼
遼民助張聲勢黑夜上岸晝伏夜行於初三夜三更
時分齊至金州南門城下各舉火把一齊吶喊放砲
軍聲振天賊從北門逃出天明進城安撫居民畢又
於南城丁家寨搜糧得穀二三千石當時給散各兵
前後共得大小炮銃一千零十四位硝黃連藥五百
六十斤大小鉛炮子七千三百零二個因帶領兵丁
住劄金州城地但船隻少力量薄火藥少糧食寡申
報毛鎮乞奏請劄付銀牌等項大發兵將協守金州
等情毛文龍塘報云看得金州地方廣濶田土肥饒

城高且堅又臨海畔瀕恢復四衛之首地今張盤率所部之島民統新編之順卒能用計以取衛也人有膽而矢心守此金城實恢復四衛之首功況金州至南旅順口一百十里形如葫蘆既得以扼要則西南之奴島正南之旅順口東之三牛填皆爲我有因城南之一百二十里俱可以聚兵糧招撫屯種即登解船隻往來都有停泊處所兼無大洋之患東可圖復蓋二衛西可逼廣寧等處是進取之有其基臣向用間招叛圖取金復全爲此着唯是無險可據不敢嘗試今城南二十里地係是葫蘆之頸兩崖距海中乃

山春潤僅一百步其處設立重關而金州防守又得方畧便可站住足保無虞然餉不接兵不繼而船隻又少火藥器械其在江東者尚不供用何能以望渴之請作無米之炊是在當事者酌量急要情形速爲接濟之也

十月逮登撫陶朗先○孫承宗關東情形疏云寧遠去關遠去旁近覺華島去岸十八里龍宮寺地瀕海而肥土人附夾山之溝而居可五十餘家地盎六百餘頃舊城遺趾可屯兵二萬令龍武兩營分哨覺華而於山巔爲臺捆赤幟下泊遼船北望黃毛山南望

劉家山相對如兩門其南麓入海可為堡屯萬餘人北之孤起者曰望海圈樹赤幟置炮於上艤沙唬舟於下海門天設片帆不能飛渡矣寧遠東陸行黃沙白草墩臺宛然二十里至雙樹堡蔭水猶存十里至連山堡城垣已盡十里至簞笠山可立為炮臺望大紅螺可百里東南去鎮倭堡三千六百餘步海環其三面東南有徑而險堡南有葫蘆套西有兎窋衝海山之間可為疑為奇如以寧遠為關此地可當前茅北為塔山即中左所又東北為店山平衍難守縣根木衝而西北為紅螺山西南抵威遠山其東接康家

山折而東南爲蠟子山遂至首山其西則白塔谷歷興水以西通於一片石臣擬從望海臺北接首山立關城中有平原河水環其下可爲堡直接康家山以戚繼光修薊門法爲臺垣約可六千餘丈地當險要可以盡收形勢於內而外截東來之路益據大勢於首山而山海關在重垣之内矣開屯之議趙率教以修守之餘試之而效總計五城三十堡兵民不下十餘萬而田之地當有五千餘頃儘民力可占種者許以三年起科而因煤以鑄錢因地以煑鹽皆關門稍行之而效者令袁崇煥經營寧遠査國寧督水兵於

覺華臣與鹿善繼得以備關城者備前屯以守爲戰以貽永逸○毛文龍報牛毛大捷斬級二百三十有奇生擒四人獲馬九十四匹器械二百三十件又報烏鷄大捷斬級二百八十一顆

大學士孫承宗奏臣接平遼總兵毛文龍呈解屢獲首虜隨行關外道袁崇煥逐一查驗三次首級三百七十一顆俱係真正壯夷當陳生擒虜賊四名俱係真正韃虜差令中軍官集將士於衙門外三砲三爵匿時在寧遠適春賞夷人虎酋等部俱到特令各官解其首虜經各賞夷部落乃抵寧遠不獨風示遐人

抑亦見天下尚有殺賊之人賊自有可滅之日一時人心殊覺感動因念文龍以孤劍臨豺狼之穴飄泊於風濤波浪之中力能結屬國總離人且屯且戰以屢挫梟賊且其志欲從臣之請牽其尾搗其巢世人憪懦觀望惴惴於自守不能者獨以爲可擒也眞足以激發天下英雄之義胆頓令縮項歛足者愧死無地矣

關寧十數萬兵。不能有殺賊之人。而藉手於海外以此誇耀賞夷。適足啓西虜之輕覷耳。

李維翰等朝審出入長安門械扭悉令家人手持該

樞輔自任
薊遼總督

科劾奏詔逮監者罪之

十一月朗素臨邊索賞官軍敗績於偎靈寺守將王楹被殺○兵部趙彥據總兵馬世龍報防奴酋西窺命將王威等分備喜峰古北口桃林界河且言薊鎮臺兵始於戚繼光皆義武丁壯今改募北人成法盡廢守望無人昨白馬關之警數十里烽燧不傳何以預備○十二月奴酋遷其民于海上○毛文龍奏其賛畫王一寧罪逮治論戍

甲子天啓四年正月吏科許譽卿題今海內用兵所在騷然而最急者莫如薊遼九邊開釁無處足恃而最

吃緊莫如薊遼總督自督臣王象乾以艱聞盖兩月于茲矣廷臣方議推而督師輔臣忽議裁今靜聽又二旬矣而啓事杳然倘謂督師輔臣意難重違則職又有說焉從古自任任人事無兩可職讀輔臣前疏有云居寮不居東者勿推任薊不任遼者勿推同功不同過者勿推以及畏勢要顧局面愛便宜者勿推則是輔臣胸中再四熟籌明明有一當推之人輔臣何不直入告於　皇上所謂不自任則人任可兩言而決也乞　勅督師輔臣自擇立刻會推務令遄往庶撫局可終防着亦固嚴關可轉危為安矣

御史劉璞疏云師中長子如樞輔尚矣三帥者樞輔之所置非樞輔恐易器之不能操也樞輔獨力担承一片苦心令人隕涕然樞輔之不可離關而來薊也勢也今既與擔督撫之任而息 朝議之紛紛事權歸一矣 國家雖設九邊至重孰過于東邊處處用大臣捘應前茅中權後勁寧可缺于此時而令人驚耳目之驟易耶

是時樞輔回 朝不得當關不可。欲留密雲爲退地。故停推總督。夫薊鎮豈必以閣臣爲重哉不得已而思其次也。

總督薊遼王象乾題爲諸虜已就羈縻嚴關藩籬有
藉謹叙文武官員以勸殊勞收後效事疏開經略尚
書王在晉鴻材八柱撐霄餘力六鰲負軸刃遊盤錯
縱橫萬變而神自閒筆走烟雲經緯八埏而文日炳
指點韓土崩之險席詭　陵京笑談淸鼎沸之淵金
湯函夏連衆心而作障穜彝承風唉丼餌以呼雛弋
羊入拉撫事皆其經始功不可泯且其精神才力正
格經營相應及時起用以竟厥施者也
二月大學士孫承宗奏該臣議合款防爲一以督臣
撫臣分任薊遼緣　皇上不聽臣去特借此以合其

任待臣去之日仍推總督臣前所請于　皇上者正
臣所以承此任　皇上若不從臣而令臣坐困于空
卷之帷下則臣之愚不獨誤身而遂誤天下關撫明
而有幹畧可謂有材予之以權何不可辦獨其議守
與臣同而所以議守似與臣異臣既不敢自是以異
于撫臣而又不敢謬附于撫臣察撫臣之意既以抱
有爲之材而謙不肯見又似當難爲之局而慳不肯
承或以見在之具無一足恃使一着手便分其咎不
如盡諉之爲往事而身不與其責又或以入手則未
立見合着則局難結姑爲異同以相激而釋難勝之

任以鑒前車留抗直之名以爲後藉近有以撫臣問
臣者曰畫餅乎囊錐乎臣茫然無以應首輔臣師也
亦撫臣師也首輔謂臣旣言新撫佳何不任之不勝
于任弁流乎臣駭然而撫臣述其言撫臣未有應後
乃自名爲五字巡撫以俟閣部詳行也又面向臣自
名爲贅道臣向臣言撫臣見臣薊撫居薊遼撫居遼
之議恚曰何乃殺我何乃斂我充軍至責臣以總督
衙門與薊撫以寧前荒塞與遼撫此可不言獨其恚
臣以正月三日詣寧遠曰　國家棄遼東尚是全盛
如大寧河套盡棄何嘗害爲全盛天下今舉世不要

遼東他偏獨要遼東臣鬧之心楚不能訴臣來而經
撫去者三矣邊事重大臣豈能盡持之而謂同事者
盡不如臣即邊事亦何堪屢以異同重壞夫臣所托
重在三撫而關撫尤重今其意若此則臣何以佐撫
臣之末議也昔科臣尹同皐念臣任事而謂舊撫虛
恢臣雖無嫌于舊撫而實題科臣之言今臣之一身
舊撫以為拘攣者今撫却又以為虛恢假令舊撫與
臣同其後又令今撫同其前皆可有為而無柰時地
與兩臣相抅而臣遂無以得兩臣之力徒覺才力淺
薄無能結交天下之豪傑而有自用之羞伏乞 勑

下廷臣雜議使撫臣展布四體爲　國遠謀勿使之有不盡之才而臣又蒙不合之誚也奉聖旨軍國大計朕已任卿與卿所自任中外具知有何嫌疑兵餉戰守等事卿前後條奏審的時勢聽便宜行不必廷議撫臣意見不同即卿云有才恐不便共事該部便看議具奏　巡撫張鳳翼旋以丁艱回籍

閻撫初任監軍樞輔所用也其舉經畧而改巡撫樞輔所薦也斷金之交忽焉按劍何有于張撫哉張撫控疏自鳴有張鳳翼既經指陳何必一一剖辨之　旨樞輔來而經撫去者三矣彼二臣者異

而異一臣者同而異可見樞輔之于人無所不異也而後來之騐撫亦無以自全其獲全者獨一馬世龍始終不易耳其所以得全之故豈待言哉樞輔急于恢復竭天下之財力養十數萬坐食之兵無論遼人不可恃而事久變生人衆食寡識者已憂尾大矣彼時大將馬世龍坐擁高居買妬博笑而以大言哄樞輔樞輔信之遂至柳河之敗言不可若是其幾也經畧王在晉守覺華之議原以三月發兵九月收兵爲期而主者卒違初議泊兵久戍丙寅正月虜兵踏凍蹂躪島中軍民三萬余

人無一得全領兵遊擊金冠剖棺僇尸其子抱尸以殉有逃難殘兵數名袁撫給批南還道由南中備述其詳渠俱混死尸中得免然皆手足摧戕其形已廢矣守覺華可能恢復否

以愉安性巡撫遼東

刑科解學龍題自廣寧潰散中國何曾探得彼中一消息而田有倉等分布偵探出入無人之境今有倉雖就擒然先有倉而颺去者不知凡幾矣朋素不過彼中一部落耳公然率零星之寇殲我將士數百人而我不敢問小路不防之處皆奴躭躭之地也此宜

何如綢繆拮据實做工夫乃見在鐵衣曾有的數否聞撫臣欲點閲而各帥不應收買馬匹硝黄盔甲曾經驗過否聞各道鎮將交歡結契修飾情面試問馬匹盔甲必茫然無以對也兵馬操演未嘗不修其故事然不過千把總領百人在教場放砲納賊辰集未罷巳耳彼大將不借病以偷閒則稱觴爲樂專近且遣人于南部置買美女三帥領銀一萬二千兩爲治第之資令人駭愕出關之總兵伴作家丁在中前所强奸民妻本婦喊叫反拿其夫綑打坐視奸宿而不敢言大帥之營逃亡倍于他將有由口而入于虜地

者有在豐潤玉田三河等縣見爲響馬行刼者自知逃亡日衆而拿一做工班軍梟首警衆何不仁之甚也營房每間領價六兩鎮將自侵每間所費不過五六錢用兵爲工築土爲墻而已馬之草豆各弁視爲奇貨十扣其半倒死又不即查日日呈報開除錢糧遷延爲冒支之計　國家有多少金錢而堪浪擲也嗟乎以奴之情形若彼以我之備禦若此諸將領且大袖高巾晝夜聚飲沉湎于金谷流連于青樓弓矢器械十無一有惟望奴酋一到爲散場天下事尚忍言哉

巡關御史潘雲翼題稱今日關門之事督師輔臣以一肩担承而輔臣更有所任以爲萬里長城者則大將馬世龍是矣世龍拔之傳宣授之節鉞龍泉烜赫鵲卵煇煌威權更誰出其右者統五部之戎麾表諸營之節制軍馬糧餉悉稟其成委用授除盡出其手其事權更誰出其右者奈何兩載于茲不聞選一將練一兵軍日見其逃馬日見其倒營伍之虛冒如故弁流之冗雜如故人心且時有搖動大衆至安排散場近若黃泥窪之戰東果爲喜峰之買路是矣恐東酋數萬對敵之兵不敢望大冠臨門誰能攖城固守

之者名高萬人之敵壆先百將之班當關者詎可自俁俁人並俁單門此當嚴爲責成者也

自樞輔莞關無人敢置一詞林一柱以片言外轉矣關院身親見之言之無禪邊事從壬戌以後詎可問哉

巡按潘雲翼奏劄簿勘原任餉司傳國兩任遼陽收放甫七越月耳除正項外節省還官銀三萬有奇積羨餘六千五百有奇其廣寧收放甫四越月耳除正項節省還官銀二千九百有奇自積羨餘銀五千四百有奇俱經報部查核奏繳並無姧弊復經細查本

官若心實爲稱枉至何棟如盜餉一案已經前任關
臣梁之棟查勘明悉卷冊昭然乃久未結正者祇緣
舊司農以香火情重遂致不能得之抜關者欲得之
撫關者破甑久甘瓦裂名已掃地行更滔天指稱聽
勘赴關復爾橫恣詐騙各營將領之爲吞噬者又不
知幾千百也則此一臣安可一日留于在關不早追
之入萬有奇勘確之贓以之充餉乎

傳國因軍粮告詘有飲藥圖自盡之語大爲汪司
農及餉司所憎借察以罷其官何棟如淫蕩銷餉
人盡知其貪汚敗檢事已明勘已核而轉輾爲不

結之局淸濁混淆是非倒置此疏亦當時之公論也

南工科徐憲卿題稱三輔近地同時刼奪說者謂濟濟盡是關上逃兵也　內帑之渙發幾盡而未見實有歸着用兵之數目已夥而未嘗淸其實在三十六家之乞賞雖明知其挾而我不得不撫四百里相去之薊門雖暫停總督而此官終不可罷且其虛布而宜參以實者則臣築城一議是也就關門之勢言寧遠爲首衝寧遠卜築分守覺華猶虛布之着也總不如于八里鋪或芝蔴灣建一重城爲實著以三十餘

萬之遼人繼之出關資生無策安頓無所奴騎一動勢必匍伏降奴扣關不開。又漫山度嶺轉爲奴嚮道。惟此城築既可安插遼人。且壯關門聲氣然山海之西更無山海如之何不再添鎖匙　我皇上堂堂天朝不知費幾千百萬之帑而獨不辦此乎

樞輔從閣撫之議于寧遠築邊舍近圖遠罷八里舖之工役今閱歲矣而寧遠無一磚一石。功何由就。向使樞輔不行邊則關外之新城已建軍民有所憑依嚴關增鎖鑰矣後督師王之臣同鎮守內監力主芝蔴灣築城之議。疏入報可決策興築。芝

麻灣去八里舖數里耳智謀之士所見畧同何樞
輔之獨異也

御史饒京疏臣聞山海關外傍城多山石巉峭尚
有平地一段直去不滿八里即名八里堡此處當
扼地之衝須築堅城一座以爲山海外障城內相
其地勢連環交錯高築幾堡若星羅棊布直與關
門相接使八里週遭練成一塊天塹又芝麻灣又
築城相爲犄角庶關門堅實可凴而奴不得衝擊
矣 戊辰六月

三月兵部請亟推薊遼總督

兵科都給事中李精白題稱　皇上之于樞輔言聽計從委任非不專矣故樞輔所不用即才猷震世且量移也至于總督尤所稱一體共成互相交濟而爲應省前樞輔有停推之議非得已也有鑒于勦撫異意于其十羊九牧不如兩柄一操毅然以身任之耳皇上業諭督臣以料理矣代矣未知候以何日代以何月也在督臣爲欲去未去之身在樞輔爲雖任未任之事遂于新歲出防寧遠之地矣在　朝諸臣總過計謂薊鎮數百里空虛彈壓無人亟以仍設總督爲請一以遵祖制一以慮馬腹之鞭遠不相

[illegible]也惟望　皇上速諭銓臣虛心諮訪着意推轂欲其才幹足以了當遼事其臭味又于樞輔相投樞輔虛心籌畫調度宜周庶不負　朝廷之委重任矣

是時樞輔在關躬[illegible]欲避居登萊不可欲留密雲爲退步故議停推總督科臣許譽卿李精白程註徐憲卿臺臣黃尊素張鑛劉璞徐吉等皆以爲言樞輔乃有愼推督撫之疏奉　旨薊遼總督聯合三鎮主持大計委當愼擇該部便推堪任的來看而吳用先始以宣大改推矣

吳用先以侍郎總督薊遼○孫承宗疏云近日刑部

咨稱臣傳將要殺王喇嘛見令喇嘛日在羅城原為
張經世從宜鎮招來而督臣用之欵虜毎見臣時有
賞慰何曾要殺何曾在逃大約反側之窺伺豈其無
因而奮快之捶楚何求不得也
御史徐吉疏稱自戊午夷狄內訌干戈騷動了無息
肩之日逆酋得計勢必狂逞東夷西虜觀望風息蠢
蠢思動近日西事以勝局而轉成敗局東事以殘局
而視為頑局說及東事便悠悠以為可無事矣然無
事二字遂能了巖關斷送一局乎不設督撫誰與撑
持既設督撫又愁水火恐敗了公事試想東奴一逞

撫臣經畧相繼而死者凡幾　朝廷之重臣大將寧堪此淪没乎邊關逃將勿使以慣逃一脉再拋棄疆土東西文武將吏毋仍前彼此枘鑿悻悻用事作纍虎馮河之勇貽　主憂臣辱之事其或大方綑載金幣子女以自累豢歌兒舞女而亡兵凶戰危之計者罪無赦諸夷有不戢威而賓服者職未之聞也

御史劉其忠疏稱　國家之禍實始于遼自三軍陷没累歲兵連天下日以多事矣今日山海之十餘萬兵即昔日遼陽廣寧之十餘萬也從召募初起兵至關上輒稱逃走而餉額不聞少減即近日　畿輔之

劫賊詢之道路或言逃民或言逃兵安知非在籍而糜公帑者夫獨不可清查而核其實乎又不獨此也兵餉一增自永平天津登萊薊鎮等處歲共支新餉亦不下百萬職非謂盡屬漏卮而數年之內實用無聞不過分穴而居畫地而守則國初額設之兵豈真不慮今日之削弱單寒哉清兵則可以練兵清餉則可以減餉餉減則可以寬小民一分之征此諸臣之當爲 皇上計者也○順天巡按彭鯤化題陝西逃兵二百餘人將解運錢粮一車搶去薊州道差家丁選趕拿獲六十名其餘逃去數日之內報兵逃者寧

夏調兵逃去二百餘名矣宣府調兵逃去一百七十餘名矣延綏調兵逃去七百餘名矣別營兵馬不知又逃去多少矣○時各路承制驅逐遼人淮陽之間巨室來棲者各遭奸徒侵掠子女投溺纍纍慘不忍聞江浙奸民泛海逐利者悉投毛文龍得入建州互市　海虞野史

守金州都司張盤探得復州奴賊摽掠恣淫于三年十月初五日夜半領兵襲之奴衆奔竄永寧等堡俱下奴憤益衆來攻盤領兵伏于山間俟其入城棲息已定復兵圍之斬獲無數器械銃砲俱擲棄而奔以

兵少糧乏不敢回復州縣移兵于旅順至山海只倚有風損南船得浥爛豆米一千餘石賴以存活本年正月初三日賊又率萬騎來攻旅順堡我兵奮擊賊不能下遣一使來招降盤即斬之以殉守禦火藥砲石將盡盤設伏南北兩山夾攻之奴兵大敗而去

四月御史徐吉疏云邊廷多事兵馬了無息肩之期如蜩如螗如沸羹此其時也乃債帥虛報老弱充塞僉報百名者不及三五十名僉報千名者不及三五百名中間隱射逃竄耗蠹那移不知幾許不亦難乎其爲 朝廷閭左之膏血哉清查之法無如按籍稽

兵按兵核餉蓋兵清而餉自足庶不至踵壩上棘門之兒戲免司農仰屋之歎可也

五月薊遼總督吳用先題臣惟薊門為　神京肩臂遼左為山海屏藩者也今之守薊不獨重在薊也山海不固則薊門震撼而　神京不安遼左不復則山海孤懸而薊門難守樞輔孫承宗慷慨直前毅然以天下為已任樞輔真見遼左為必不可棄而志圖恢復誓雪　國恥一洒數百萬將士生靈之冤也久之而議論參差意見岐路或有謂聚兵之太衆或有謂需餉之過糜或有謂用人之未必當或有謂居心之

未必虛或欲分勦撫爲二途或欲判薊遼爲兩橛浮言日生閧然不定豈羣情之求多於樞輔亦無非忠愛之心欲求萬舉萬當耳臣向者身在局外且抱憂危矧今負茲重擔履薄臨深何足爲喻故抵任十日後即閱歷昌薊諸路星馳山海關急謁樞輔而就正焉所幸休休相度開誠布公氣味相投議論相合臣竊慶遭逢不偶庶幾可竭愚畢慮以佐下風矣

孫承宗題人臣任事視其力量何如力有可爲而避寒怕熱固屬奸巧力不可爲而貪位戀名亦屬庸愚假如不病而稱病當做而不做法當逮問立置誅譴

以爲推諉之戒又如眞衰不獨爲　社稷大計自不
當以病廢之人濫冐封疆即出入勞逸亦當恤其狗
馬之力無令其盡死流亡于長途臣此時病苦已極
皇上忍不憐念以爲督師當用代臣無人臣既以未
學軍旅致有沉疴又何敢冐舉軍旅未熟者徒以脫
臣比見兵部尚書趙彦勦殺有東省之功撫摩有西
邊之劾況關城係天下安危緊屬中樞之事而百聞
不如一見以彦之練達躬親閱歷則可可否否臣所
爲歷年不敢自信者得彦以裁决即彦亦借此行以
益練其識而不至同衆人爲踰度且身與此同安危

者必不忍以天下之安危徇天下之耳目又何忍視邊事爲邊人之事而遠其人遂遠其事況王象乾張鶴鳴俱以尚書行邊即臣亦以攝兵部出請督師如謂樞部不可無人則于問臣量遣一人兼攝其事如以臣署部之故事放臣稍得回籍調理倘半年之內未遽塡溝壑則臣仍當再効馳驅以代彥臣自來不敢扯人同患眞以病勢巳極邊事爲急只得哀鳴于皇上之前以求無悞大事如謂關門一無足恃便宜亟請 皇上嚴譴愚臣另選名賢豈宜明知邊事之壞而徒詢 皇上之悞任以悞天下臣非萬分病若

之極决不致爲此言總望　皇上憐念而已
六月左副都楊漣叅魏忠賢疏有云東酋未靖內外戒嚴東厰紡緝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從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虜薄城下忠賢固爲奴酋首功之主矣
七月平遼總兵毛文龍題臣自上年秋冬兩次牛毛寨之捷敵愾倍增於是部將營兵鼓舞練膽率之深入冬底有烏雞之捷今春夏金州官屯上下把官寨鹽堡妙家峪甜水站高嶺復洲東南二門海州刀兒

嶺雙陽柴皮峪分水嶺橫頭寨班勃烈寨等地之捷
復地自金州至永寧堡旅順嶮岫蓋州以及清河寬
奠靉陽湯站鳳凰城併鎮江一帶計地千有餘里已
經遣將分守設防數月以來即奴有報怨之舉我兵
先發制人屢挫其鋒先後共斬首級七百二十六顆
生擒活夷十四名夷婦五名叛黨奸細一名金重德
拯有劄付符驗一　併驗確除備開功次首級外伏乞
皇上俯念海外效悃抽腸血戰用命諸士亟　賜俞
允　勅下該部速為題覆其陣亡官兵王德柏等共
三百三十八員所當優叙以慰幽魂者也○承宗叙

關外勞臣趙率教當加總兵官滿桂同援總兵官仍管寧前衛事務其它先後出關防守諸臣如曾之甲等宜酌資論俸量爲加陞

九月諭發內運庫及新造軍需甲仗差太監劉應坤紀用陶文胡良輔張守誠金捷等七十七員賫至關門驗收仍諭大學士孫承宗行邊二載拮据勞苦特賜蟒衣彩段銀二百兩文武將吏行間奮力犒御前銀十萬兩各樣段匹一百五十匹聽不時賞功凡軍國大計一切情形機宜不時入告仍照閣中奏揭封固遞送朕前朕將竚望焉

韓贇

孫承宗奏稱臣惟取邊臣之法文與武異凡武臣欲其進無畏于前退有畏于後故有死之心無生之氣合以制勝于天下乃若執科武之法以繩文臣武臣尚有立功之路而文臣須遵必死之法故邊吏不獨畏外而先畏內不獨畏公法而先畏私議盖臣與先後以遼事得罪諸臣殊有未慊于衷而不敢不言者昔宋韓琦好水川之役以任福違其節制而聚官臣以為杜松劉綎自是猛將而實違經略之節制則楊鎬當從末減至于熊廷弼王化貞以兼制設官而臣頻並年來展其地用其人各舒悉其心力俱極艱苦夫

亦欲爲　國家圖大功而意見不同佐鬪者更迅遂至決裂不可爲然迨令軍中無一不服廷弼之敢決有氣力而感化貞之能拊恤乃若西虜八部三十六家之部夷每繞臣馬頭爲化貞請命無不激切泣下而一語廷弼又無不齧指膜叩亟稱其威信不可犯向在講筵曾言感者當留之以係其心憎者當去之以快其志年來數累累者過蒙寬政未即行法臣以爲諸臣當懸發遠戍無令久繫長安以恣口舌蓋諸臣在長安衆多欲貸其死而未敢言故凡邊政之不便于諸臣者便生議論一旦執而殺之或過且令夷

狄生心而惟遠去長安則可以靖長安之議論耶可以靖邊方之議論且以沛 皇上如天之仁而 朝廷之法自在盖周殺樊何未爲快而唐殺封長清亦未爲得臣再四躊躇非敢于今日脫罪臣以市恩遂違天下懲憤事之忠言也臣入政府輙有疏重武臣之權輕文臣之罪且歷邊既久深知邊臣之事更念邊臣之率衆只而不得自行其志即如臣忝冒帷幄荷蒙 皇上注念邊防似可展布而邇年來疾呼不應有所條奏頻以不格格之乃眞見經撫不可兼設而廷弼化貞並兼敗之爲害以至兩相牽而不得盡向

便付一人以責其成而事不用制人不參言彼其人其何說之辭蓋邇臣若心未必盡諒于人而臣始悔向來閱關未盡後經臣底裏。而遠觀其成。正以爲時無幾。而先後次第。尚未盡及。總以邊方之事日爲之日有不足。日成之亦日有變。以局外之人不問其前月之不足而徒見今時之未盡善則雖立變旌旂之色亦局中之人知之而外人不知也至于道臣之失事律有應得之條似隸可從主將之死而年來爲邊事出力者似嘗從臣前疏槩從末減以留鼓舞豪杰之路至于佟卜年姑付臣爲招降之用如其事有可

議臣從軍中法易易耳此更係軍機未可盡語凡臣所言苟無益于邊方決不敢為煦煦之談于軍興之日伏望　皇上憐念邊臣之苦心俯從臣言將楊鎬熊廷弼王化貞等槩從末減以清長安議論而先後有事于遼之諸臣事迹既辨錢粮既清仍當及時任用勿過抑以灰天下任事之心令天下見大敵而怯既以驚心鑒前車而戒更為歛手　皇上試觀一平善之鈌出則人人高品而一推遼黔。便費推敲。凡以好爵之人。不勝其畏死之心。今天下脊脊多事矣當事者必可執必死之法。以懲後。及令覓乞生之路而

懲前也臣體念 國恤乃敢不避嫌忌以 請伏乞
留神省覽施行奉
聖旨覽卿奏彚繁各官體念眞切不避嫌忌卿推誠
秉公朕自鑒信有何市恩但今南北用兵軍紀宜肅
不得不爲封疆深念錫鎬熊廷弼王化貞等情罪各
殊卿奏懇惻朕姑待以不死俟東事稍平另議佟卜
年丞采係軍機卿再密奏定奪
書從內出故疏從外入其請寬熊經略之死。乃以
速其亡也。于是閹臣韓爌逐楊漣左光斗死而東
林之被禍慘矣

刑科顧其仁等題邇樞輔遠槩臣一疏誠不知何心
皇上爲封疆深念欲大肅軍紀特以樞輔情辭懇惻
如待以不死知非法也若法不必行心存幾幸進或
輕一試退有不忍言者　皇上封疆重。斯臣僚之情
面輕。　朝廷紀法嚴斯臣子之功名顯。河東之人尚
知有死城死綏之義自高出嘉棟逃後廷弼化貞用
其逃因與俱逃而死事者僅高邦佐一人士氣蕩焉
如掃安可更襲其敝恭繹　明旨謂南北用兵軍紀
交肅不得不爲封疆念爲封疆肅軍紀一旦赫怒將
鎬等僇于市若待以不死亦無以服李如楨等之心

且　皇上奉社稷以從樞輔關外事一以聽之若中朝生殺黜陟太阿自握廷論自叅不當復以此分樞輔之念樞輔一意圖奴毋令天下鉅細兢兢未遂者胥走關門如騖也

御史袁化中等題令奴酋未息遼土未復乃樞輔倡此米減之說使　朝廷廢法　皇上之待樞輔可謂寵異之至孳蟒王錫之竭內帑與之即古損金不問之意樞輔宜何如慎重不思法之可廢與言之能行與否而槩以廢法事望之　皇上幸　皇上天縱聰明以姑待不死數字默杜其非諸臣自是骨慄自是

感德使四夷聞之猶知中國有　聖明也萬一　皇
上重樞輔因從樞輔之請將文官放寬武臣寧肯甘
心紛紛乞恩者又接踵也嚚爭何日息乎樞輔到此
當亦悔其言之過矣前朝審時見失事諸臣俱淫候
旨二字敢合詞上陳非求多樞輔也臣法官知法當
如是而已

孫承宗上言臣於九月初八日遣鎮臣馬世龍王世
欽道臣袁崇煥率水陸馬步兵丁一萬二千人東巡
至廣寧抵北鎮祠歷十三山抵右屯以陸營屯駐東
二十里遂入舟師應三岔河二家溝以都司楊朝文

探蓋州其鎮道泊高坟登桅遠望約有賊騎三千據廟正縱舟欲前而去是役也練我胆志通我間諜凡三州情形兩河地勢水陸機宜兵馬虛實頗得其大時臣任寧遠而撫臣喻安性同鎮臣尤世祿復歷錦州抵右屯遂與諸臣安哨兵於錦州松山以堵西虜接歸正之民更以兩前鋒輪駐中左所而兩營之兵番分哨于松錦之間蓋去寧遠凡二百里而哨探既遠耳目既明諸臣以十月十三日旋寧遠晤臣于中右所相與計恢復大略無一人一語不欲同心僇力滅此朝食盡以為時機決不可錯而撫臣更急于為

備盖從來議論合一志氣奮揚未有若此者臣念今天下唯此一事爲最重最大當邊人心意未一何敢語及天下即今邊人心意旣一而　中朝議論或有未定又何敢拘執于邊人臣行令鎮道嚴防精練務踐所司且得撫臣提撥督促適督餉右御都史畢自嚴來關遂與商議但苦糧料無資耳

廣寧可復議論合一樞輔正當力任以收厥功何爲尾琥趦　朝亟亟以圖諉卸哉

承宗又言臣繇石門寨閱歷薊邊完臣八月欲行未行之意頋蓋喜潘石古北東營爲訛臣不敢不兢兢

而關門之議雖同薊門之意未見且近議薊門有當
加之餉衆議薊明有可減之兵事體重大未敢臆裁
當繇通州永平仍詳該路可汰可借之兵以回山海
因念奉違　天顏三載今去　京僅數十里而時當
普天嵩呼之日臣以帷幄近臣不勝瞻戀依依遂擬
以十二日入　都門隨同官恭賀　萬壽仍乞于另
日准臣面奏機宜出文武衙門商確可否面聽諸臣
教言遂可以稍解羣疑即以事畢之日繇關門旋寧
遂以督諸臣爲大計而論所未備伏乞　皇上念臣
眞切准臣暫入班行謹差官賫奏以聞　聖諭遵上

淪亡乃 皇祖以來三世之恥朕在廟堂痛根于心
督師輔臣孫承宗旣膺重任駐守榆關一身所係宗
社安危茲覽所奏知遠探已至薊州登桅曾見虜騎
奈何未奉 明旨親歷薊遼且以朕壽節爲名欲入
京隨班申賀又以爲糧餉不接欲面與該管商量往
返之間須曠時日寧不啓夷虜窺伺之狡謀致沿途
百姓之驚駭兵事不可踰度固老成詳愼之體然無
旨而擅離信地非 祖宗法度所容況 三朝仇恥
緩不共戴天之大義壽節躬賀乃平常臣子之儀文
拌急重輕明白易曉尚中途有意外之變關門有倉

猝之虞其一應相機調度將屬誰乎爾兵部即馬上差人傳諭樞輔馬首速東亟還山海候犁庭掃穴盡恢已失之封疆斯飲至策勳明著度河之偉績或真有密計何妨便宜封進以聞朕志以滅奴為期必不肯從中牽制爾部即宣布朕意慎勿再有托陳

十月吏科許譽卿題職見孫承宗一疏心竊訝之幸
聖明有楊鎬等姑待以不死之　旨大哉　王言
神武不殺常刑罔　赦備載是矣又見五防叙勞各疏舉前後大小將吏無一遺焉毋太濫歟臣猶謂樞輔或借此鼓舞人心共圖滅賊是亦一道也故未敢

據職掌駁正而不意病苦懇放之疏同時至矣兢構

輔近疏亦曰　皇上以漢諸葛亮裴度勑臣矣請即

以此効他山之石可乎諸葛武侯食少事煩爲敵人

所料猶鞠躬盡瘁裴晉公削平淮蔡始奉身以退開

綠野之堂故至今人一惜之一榮之樞輔之病亦必

如亮或奴酋一日尚在斯亦淮蔡未平之日矣昔之

超同列而　宣麻者是何　特恩今之懷萬邦而

錫命者是何殊寵而草草以一病結局夫豈當年慷

慨督師之初志哉

御史李蕃題昔者唐有淮蔡之變宰相裴度請身督

職樞輔以東事自請督師庶幾裴晉公之義即樞輔亦每云賊滅則朝天有日賊在則歸闕無期儼然以裴晉公自處矣不知何不預先請旨倏忽入都逶遲沿邊逼輦轂距皇居僅十數里而途歸拜疏始以嵩呼為名也十日前諠傳樞輔西下人情洶洶莫測所謂而職以為斷無是理且論樞輔所任非可離之地所際非可離之時即以祖宗之法度論雖一命官員百里小吏亦未有不奉君命擅離職守任情自恣者豈樞輔而見不及此耶自古擁兵閫外恐喝朝廷如王敦李懷光諸人者方去來自

知不違　朝命耳奴酋滅封拜可必即有皐夔誰居
其右若猶未也恐出將而周功者或入相而寘頑矣
豈樞輔飽萬卷冠百僚統九軍而智不及此耶項天
語叮嚀當必爽然自失東望榆關不介而馳想亦深
悔于此行也職以爲　皇上之于樞輔知之深故任
之重責之切樞輔只宜一意承當勉治軍旅務保無
虞以慰　聖懷若復妄生猜疑惟圖巧卸則樞輔其
無以自解人亦不能爲樞輔解也
十二月御史周昌晉疏稱人心玩久不振渙久不屬
如樞輔自請還　朝以封疆爲兒戲所幸　明旨中

格耳在位諸臣泛泛如不緊之舟情面之意多故乏擔當之骨力私鬪之念重故懈公家之精神。積玩成弛積渙成軋私局牢不可破　國事日以蠹灰今宜率作鼓動另須起一番精神修明政事清理兵餉支撑搶攘之天下毋狃處堂而致胥溺則皷貞之說也

戶部奉

聖旨游士任募兵尅餉擅自回籍并奸弁孟淑孔張思任久拿未到成何法紀都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究問其何據如侵冒兵餉也着該部院查明回將話來

登撫袁可立題奴酋逆天順犯于今七載賴毛帥倡
義屢獲奇捷大張撻伐之氣據所報功級解驗前後
大小三十餘戰斬首共一千九十七級數逾上捷者
共五次總獲器械弓箭等件共五萬當我聖主宵
旰之時人心危懼之日海外有此奇功其應陞應賞
應䘏之官兵相應勅部行巡按御史覆勘再爲議序
以候　俞旨施行
毛文龍以李永芳招叛私書上奏奉
聖旨毛文龍孤軍海外屢建奇功㕥以不行反間升
秩賞賚茲從優再加左都督仍賞大紅蟒衣一襲銀

五十兩加銜叅將陳繼善汪崇孝加銜遊擊陳希順
李鉞時可達王輔朱家龍文承祿程龍加銜都司僉
書許武元項選李鏻張舉各准實授叅謀葛應貞王
命卿各加都司僉書職銜解停官周世登蘇萬良各
實授守備陣亡官兵查明優卹歲運糧米務各二十
萬實授數目　朝廷以滅奴復遼爲重毛文龍還厲
兵相機進取以奏成功

先是毛文龍奏報七月初二忽有奴酋咨文移龍
求和又接李永芳手札將龍在遼族屬未遭屠戮
者盡行優待務龍同叛中分遼地等情先發諭以

濟戰守并宜內防以備其西來連奴酋來使暨李
永芳惡札星夜差官緘封護送進呈故屢膺
隆眷如此